

西域绘画 (5 (天王·金刚))

敦煌艺术研究所藏





ISBN 978-7-229-06210-3

9 787229 062103 >

定价：50.00元

西域绘画·5 (天王·金刚)

敦煌藏经洞流失海外的绘画珍品

马 炜 蒙 中 编著

重慶出版集團  重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域绘画·5/马炜,蒙中编著.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10.1
ISBN 978-7-229-00630-3

I.西… II.①马…②蒙… III.绘画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古代 IV.J2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8719号

西域绘画·5

XIYU HUIHUA · 5

马 炜 蒙 中 编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策 划: 蒙 中 郭 宣
责任编辑: 郭 宣 吴芝宇
封面设计: 蒙 中 未 山
装帧设计: 蒙 中 未 山 赵艳华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9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E-MAIL: sxw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32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8 印张: 4
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2次印刷
印数: 3001—4600
ISBN 978-7-229-00630-3
定价: 5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。023-68709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《西域绘画》·5(天王·金刚)

天王画像在本书的编选中占了多数，金刚力士只选了三件代表性的作品。

所谓天王，即身居欲界六天之最下天的护世四天王。此重天位于须弥山的半腹，半腹有键陀罗山，其山有四山头，四天王各居一山，各自守护其领地。根据《持集会音义四天王》所讲，“东方持国天王，谓能护特国土，故居须弥山黄金埵。南方增长天王，谓能令他善根增长，故居须弥山琉璃埵。西方广目天王，谓以净天眼常观护此阎浮提，故居须弥山白银埵。北方多闻天王，谓福德之名称四方，故居须弥山水晶埵。”

在本书中，我们很容易发现，天王的形象几乎全以武将的形象出现，身披铠甲，八面威风，一副常人不可逼近的貌相。之所以如此，本来便与天王类似君王的身份有关。而具体到每一位天王，仅从程序化的服饰、面容很难对应，所以必须依靠供养题记或是其手中所持的法器来断定身份。即如东方持国天王持弓箭，西方广目天王持宝剑，北方多闻天王持长戟，南方增长天王持棒。天王的画像多出自于幡幢，由于幡的主体幡身是一狭长的绢带，画面所限，因此呈现给观者的画像基本上是单独的立像。书中收录的两幅绢画《行道天王图》，是难得一睹的群像，虽然画幅不大，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场面壮阔，气魄非凡。两幅作品是相同的题材，而且构图也大体接近，主要描绘了北方多闻天王即毗沙门天王带领众眷属随从，乘云渡海，巡查领地。

很显然，诸天王中北方毗沙门天王的地位最高，最受信众的崇拜。据有关学者推断，对毗沙门天王的信仰，既缘于其作为财富之神的地位，也跟当时唐代将其作为战神崇拜有关。特别是关于后者战神崇拜，对印证唐代敦煌绘画中毗沙门天王的题材非常有意义。唐代开元年间，不空法师翻译了《北方毗沙门天随军护法真言》、《北方毗沙门天随军护法仪轨》，从此之后，武士装束、以驱魔降妖为职责的毗沙门天王便很快“参与”到了当时的战争。时人记载道，吐蕃等国连兵侵犯于阗，夜间看见毗沙门天王显圣，犹如金人一般披发持戟行于城上。随后，吐蕃十万士兵尽染疮疾，唐兵大败之。也有的是这样记载：天王变化出成群黑鼠，咬断了吐蕃军队的弓弦，致使其不战而退。于是唐玄宗下诏在全国各地建造天王庙，供奉“身披金甲，右手持戟，左

手擎塔”的天王造像。而且每当行军作战，必先制作天王形象的旗帜，而后以《祭毗沙门天王文》加以祭祀。这些都无不说明，唐代社会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百姓、士卒，对北方毗沙门天王的崇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。也许正是因为如此，在敦煌壁画中，唯独出现毗沙门天王的群像图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除开少数几件带有眷属的群像，几乎所有的天王像都脚踏鬼怪。这些俯伏扭曲的鬼怪，无不面相狰狞，少数接近人像，多数龇牙咧嘴，几类兽面。有些毛发卷曲，有些则红发直竖，犹如火焰，让观者不寒而栗。论及此类鬼怪的原型，有作食人的捷疾鬼夜叉讲，有作耐重鬼讲。至于其形象的来源，除了受到外域的影响，同时也不禁让人联想到先秦时代青铜器所表现的狰狞之美。

敦煌天王造像的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宗教、绘画方面，对于今人研究唐代服饰文化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。如果稍加留意，便会发现一些天王像所登的鞋子紧裹双脚，而一些天王像则蹬登类似凉鞋的宽松麻鞋。而大凡前一类天王，其体态更多印度或中亚的风格，而后一类则多是中国本土的风格。这不完全是艺术风格的区分，还有历史实物作证——从古楼兰、古长城一带便发现了与天王所穿麻鞋一样的鞋子。此外我们不妨关注一下天王身上所披的铠甲，诸如甲片的重叠方式、串连方式等等。如：上身的鳞甲多为圆形，下身的鳞甲多为长条状，肩部则披戴兽面护甲。本书中选录了一幅天王断片，铠甲的每段甲片设以不同的颜色，腰间的刺绣花纹和边革的修饰都极尽富丽，可谓叹为观止，仅是小小一斑便足以使人感受到唐代服饰的高超手艺。

最后简单提一下金刚画像。该类画像大体遵循着下面的程序：身軀紧张，肌肉凸起；两眼怒睁，眉骨突出，微作俯视。金刚身上虽不乏精美的饰品，但着衣裸露，目的是为了充分表现隆起的夸张肌肉。画工利用圆劲流畅的笔，以及富有高光立体感的敷色，将金刚威猛愤怒的形象塑造得毕现无遗。而探寻金刚造像的演变，可以追溯到龙门石窟，甚至溯至键陀罗艺术中的“持雷电者”。此外，从库车到吐鲁番的北部绿洲中发现的许多壁画，对研究金刚造像的演变也极富价值。



金刚力士像
唐（9世纪末） 绢本设色 纵64cm 横18.5cm



金刚力士像
唐（9世纪末） 绢本设色 纵79.5cm 横25.5cm

金刚力士像（左）

该幅金刚力士像出自于幡的主体幡身。幡的两侧流苏绿边呈绿色，一边呈青绿色，底部的幡脚则呈深藏青色。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幡脚与幡身相间隔的菱形格子。

画像不论是上色手法还是颜料的质地，均能体现出敦煌绘画一贯的作风，红、绿、白三种主色纯净而热烈，以色调的强烈对比营造出绚烂的感受。绿色的深浅浓淡变化，配合着肌肉的线描用笔，有力地凸显出金刚力士的强健筋骨，极富视觉感染力。

金刚力士像（右）

首先是金刚的嘴唇、裙带以及右脚踏的莲花瓣的勾线，皆设之以艳丽夺目的红色，夺人眼目；其次是肌肉的突起部分采用了高光的技术，其表现效果甚至胜出前一幅作品。再者，身体的扭转、右臂的上举握拳，眉目口鼻的夸张，此类特点属于当时画工描绘金刚力士时比较常见的范式。如咸通九年（868年）所制的著名的《金刚经》雕版印刷作品，其中便出现了与本幅作品相似的金刚力士形象。最后值得读者注意的是，勾描用笔大多起止露锋，活脱脱行草书的笔意。当时的唐代绘画流行“吴家样”的风格，这幅作品无疑提供了非常精彩的印证。



局部 金剛力士（唐的1.5倍）



局部 金剛力士头部(放大约1.9倍)



金剛力士像

唐（9世紀末） 絹本設色 纵67.5cm 横18.6cm



天王像

唐（8世紀末—9世紀初） 絹本設色 纵69cm 横18.5cm

金刚力士像

不难看出，该幅画像相较前一幅的刚烈威猛，要含蓄内敛许多，但是基本的晕染技术和勾线手法仍旧属于一个派系。民间画工在对待宗教题材的创作时，某种程序化的趋向肯定难以避免，就如同许多菩萨像取自同一个模板，这里的金刚力士像也存在同样的情形。只不过，画工当中也有高明凡庸之别，相似的图像内容在水平不一的画工手里，必然显现出细微的差异。

天王像

这幅天王像在敦煌遗画中显得比较特别，画中的天王一点也没有霸气，反而倒像是普通的文士。天王身材偏瘦，眉毛修长，留有蝌蚪状的绿色胡须。他身披铠甲，双手结合掌印，似乎正在步履轻盈地行进于云端。天王未戴头盔，仅用高高竖起的铠甲前襟护住颈部。前襟用皮革加固，染成了外蓝内红的颜色。盔甲下方有长方形的甲片，甲片上面刺绣有精美的花纹，还可以看见铠甲下的红色衣物。

稍加留意便可发现，画面最下方绘有三处可能是用来试笔的草图，两处以红线勾勒，一处则用墨笔，仅唇部微微设色。这样的例子在敦煌遗画中并不多见。



广目天像
唐（9世纪） 绢本设色 纵45.5cm 横16cm



持国天像
唐（9世纪） 绢本设色 纵40.5cm 横15.5cm

广目天像

广目天，梵名毗留博叉。四天王之一，又十二天之一，十六善神之一，又名西方天，住须弥山西面半腹，常以净天眼观察阎浮提之众生，为西方守护神。

此幅广目天画像与右图的持国天画像装束都非常华丽，神态上也趋于深沉内敛。被两位天王所踩踏的地鬼，并非长发的鬼怪形象，多了几分人类的特征。而且，地鬼全以线描绘制，其用笔的技法完全和之前提到的“吴家样”风格相一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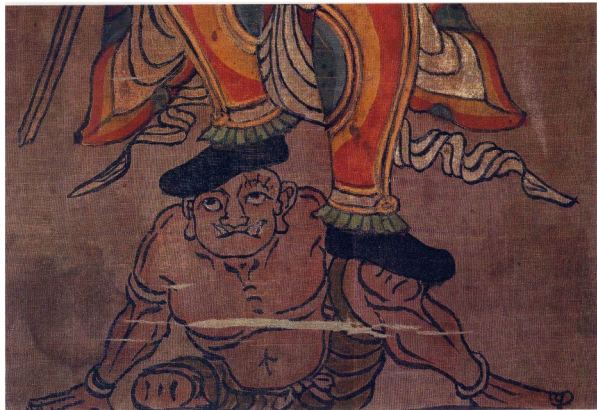
持国天像

天王披铠甲，戴头盔，两腿分立，从手持弓箭可以断定此画像即是东方守护神持国天。上身赤裸的地鬼，独眼卷毛，龇牙咧嘴，正在用双臂托住天王的双脚。图中铠甲衣带的描绘颇为壮美。肩上的披甲呈圆环状的鳞片，橙黄色与边革的鲜红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腰围虎皮，下身围护长方形甲片编成的护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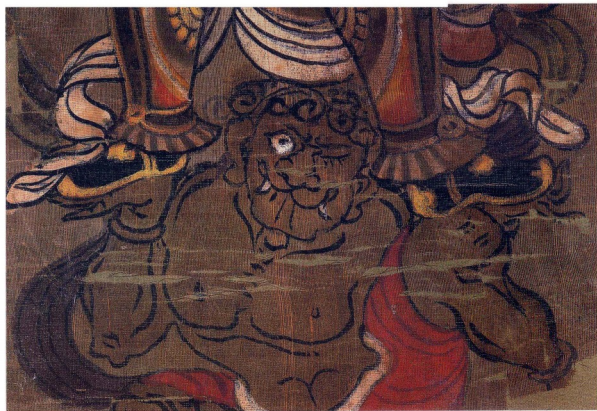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：天王衣带上依稀可辨涂有白色颜料的脱落痕迹，而其他地方如腰带上兽饰的眼和角，地鬼的独眼、獠牙，其白色颜料依然鲜亮。这或许是当时颜料质量不一所致。



局部 广目天（放大约1.9倍）



局部 广目天脚下地鬼（放大约1.7倍）



局部 持国天脚下地鬼（放大约1.8倍）



广目天像

唐（9世纪） 绢本设色 纵64.5cm 横17.5cm

这幅画像所在的幡，幡身两侧用藏蓝色和银泥绘制的纹饰作修饰，非常的显眼。幡身主体画面又以红色的边子作衬，边子上零星地撒落着四瓣小白花。含蓄典雅的边饰与广目天的热烈华艳对照，在这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天王脚下的地鬼，有着红色的长发与唇舌，鲜亮的白色獠牙，青色晕染的肌肉，无不生动地描绘出狰狞恐惧的形象。



局部 广目天（放大约2倍）



局部 地鬼 (放大约2.4倍)

此幅广目天画像虽然多处残破，底部的地鬼甚至只看到数根红毛，然而带给人的震撼力并不弱于一些完好的作品。天王的须髯十分浓密，完全是以橙色和黑色的线描一根根地勾画出来。宽厚的嘴唇鲜红夺目，恰好处在迎风飘举的须髯正中。再往上，双目沉静而坚毅，而绘制的手法与前一幅几乎没有差别。白色的绑腿带子历经千年依然颜色如初；之下是根根竖起的地鬼红发，虽金身残缺，但给人无尽的想象。大体可以推知，广目天用那柄宝刀抵住了地鬼的头部。



广目天像

唐（9世纪） 绢本设色 纵43.5cm 横18cm



局部 广目天（放大约1.4倍）

多闻天，四天王中毗沙门天之王也。在佛教中为护法之天神，兼施佛之神性。《法华义疏》云：“此天恒护如来道场而闻法，故名多闻天。于胎藏界曼荼罗在外金剛部院北方之门侧，于金刚界曼荼罗位于西方，夜叉主也。”其形象有多种。胎藏界曼荼罗之像，着甲冑，左掌有塔，右持宝棒，坐像也。或传有为立像者。金刚界曼荼罗亦与之同。《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》记乞胜利神加被之修法，论其偶像曰：“于彩色中并不得和皎，于白鬘上画一毗沙门神，七宝庄严衣甲，左手执戟槊，右手托腰上，其神脚下作二夜叉鬼，并作黑色。其毗沙门面，作甚可畏形，恶眼视一切鬼神势，其塔奉释迦牟尼佛。”

图中多闻天穿凉鞋，脚踩一黄发地鬼。头光施以惯常采用的淡色，边缘括以浓绿。白色的飘带从宝冠上扬起，清晰地浮现在头光背景上。画面最下方补贴有菱形边饰的断片，只是因为装裱失误，而导致与画像太过紧密。



多闻天像

唐（9世纪） 册本设色 纵50.5cm 横17.5cm



局部 多闻天（放大约1.6倍）



天王像断片

唐（9世纪） 绢本设色 纵63cm 横67cm

根据左手持矢判断，画像应是广目天。虽说是断片，但毫无疑问属于敦煌壁画中的上品。从现存图像推测，当初完整的立像高度显然会超过2米。而单论绘画手法，线描、敷色，无不是面面俱佳。茂密的胡须布满嘴边、下颌以及鬓角，全以细密劲健的用笔勾勒而就，根根留空，毫不杂乱。天王身上的衣饰、铠甲与其他的画像大同小异，但色彩更趋华美，刻画更趋精细。如铠甲的每段甲片设以不同的颜色，腰间的刺绣花纹和边革的修饰都极尽富丽。



行通天王图
五代（10世纪中期） 绢本设色 绘画部分纵61.8cm 横57.4cm

之前的天王画像属于单个的立像，而此幅连同一幅剧场面壮阔，形象众多。画面最上方，锯齿状的山峦起伏连绵，代表毗沙门天守护的须弥山的北方。其地有“三大城郭”、“苑”和“池”，画面左端的建筑物可能就是三大城郭中的一个。对应的画面右端，留有一块题记栏，上面题写供养群“水路天王行道时，施主徐汉荣一心供养”。

天王身披金甲，乘白马，被五个儿子和众多夜叉所环绕。五个儿子身披的铠甲与天王相似，手中各持塔、幡、弓。夜叉集中在画面的前景，长着魔怪一般的脸，正在手舞足蹈般疯狂地收集着珊瑚、金币、金瓶、葫芦形的瓶子以及火焰宝珠等。天王身后，即画面左侧站立着两个凡人人物，一位是持笏的文官，一位是双手合十、发饰华丽

的妻子。很明显，他们两人不属于天王一族的成员，而是根据供养人来描绘的，那持笏文官极有可能就是供养题记中所说的施主徐汉荣。

画面下方有三个幼儿正在游泳，水面上盛开着几朵莲花。比较引人注目是右侧绘有一凶猛的海妖，大嘴张开，类于鳄鱼。旁边绘一妇人小像，抬眼仰望天王。此妇人即毗沙门天的妹妹功德天，也就是吉祥天女。画面最下角隐隐可见山丘，之旁露出茶色鹿的上半身；鹿生长角，身上绘白色斑点，作回望姿势。

整幅作品用色的品类并不多，以橙、红、绿三色作为主色调。然而画工深谙用色之理，凭借强烈的对比、敷色的层次变化等手法，传达出了令人惊叹的感染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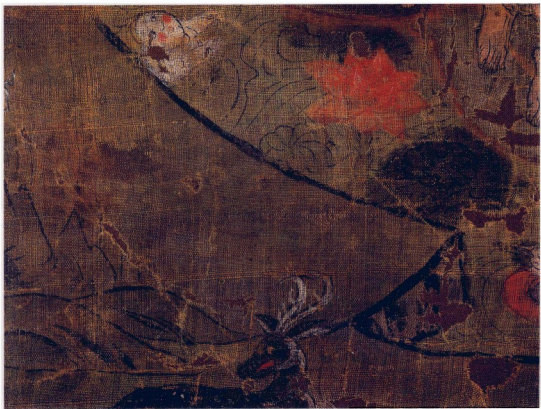
局部 毗沙门天

故宫博物院
藏
画
卷
局部
PDG



局部 画面右下角的功德天、怪鱼（放大约1.6倍）





局部 画面左下角的风景。鹿（放大约1.7倍）





行遍天王图
唐（9世纪） 绢本设色 纵37.6cm 横26.6cm



局部 画面右上角的迦楼罗（放大约1.7倍）

此图描绘的是毗沙门天及其随从眷属乘云渡海，前去巡查自己守护的领地的景象。作品虽然形制不大，但却绘制精美，气势非凡。大体的构图与前一幅相近，只是没有看到表现城郭的建筑物。

毗沙门天头戴装饰华丽的高冠，体态魁梧，身披铠甲，威风凛凛，几乎是随从部下两倍的高度。右手持长戟，左手有云气升腾，云中显一宝塔，宝塔内可见一坐佛。天王着兽面护肩甲，双向腾起红色的烈焰，烈焰的方向正与头冠两侧迎风飘摆的白色经带相应和。

毗沙门天的妹妹吉祥天女处于画面的最右端。她手捧金色花盆，边回视边行进，身后是绛色的云彩。婆伽仙紧靠天王的右肩，腰裹白布，手持金杯，是一位白发老者的形象。在其身后，一人戴高冠，着绿衣，手捧火焰宝珠，被多数研究者认作为毗沙门天的儿子。与此人相平行，处在画面最左端绘有一长满须鬣的壮汉，正俯身搭箭拉弓，双眼盯着准备射杀的目标——右上角仓皇逃走的迦楼罗。

和本书第20页的《行道天王图》一样，两幅天王渡海的画像都在左端出现了文官的画像，着装、神态极为相近。所以有人推测，这里描绘的依旧是供养人。不过由于本图的画像不像前一图那样游离于天王部众之外，而是自然地融入队伍，故而也有研究者认为，此人更应该是毗沙门天的另一个儿子。



局部 毗沙门天之子，眷属（放大约1.9倍）



局部 毗沙门天（放大约2.5倍）



局部 功德天（放大约4.3倍）



毗沙门天及乾闥婆（断片）

唐（8世纪）绢本设色 全国纵74cm 横31cm